

涉事者父亲向被改志愿考生致歉

1名同学6个志愿被删5个,登录信息缘何泄露引发质疑



高考志愿被篡改

文/片 本报记者
赵念东 牟张涛

陈某父亲 除了道歉 被打击得只剩了沉默

10日上午,记者联系到陈某父亲陈先生。电话对面首先发出长长叹息,“我是咋都想不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”陈先生告诉记者,他希望向那几位学生和他们家长表示歉意。随后电话对面又陷入长长的沉默。

记者希望当面和他交谈,半分钟后,他同意了。当记者赶到单县拨通他的电话,他告诉记者他在老家,下午2点给记者联系。但记者迟迟未接到他的电话,而他的电话直到记者截稿还是处于“暂时无法接通”状态。随后,记者又联系到陈某的堂伯父,据介绍,陈某父母皆是农民,他为家中独子,家人对他期望特别大,这件事对陈某父母和其他家人打击特别大。

随后,记者来到县公安局了解事情进展,但相关负责人并未接受采访。

此外,被篡改志愿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,单县教育局一位孟姓负责人到省教育厅协调此事,他们到教育局询问此事,其他负责人称孟姓负责人还未回单县,所以无法告诉家长事情进展。本报记者也多次拨打孟姓负责人电话,也一直未能接通。记者还联系到陈某所在班的班主任,但其拒绝接受记者采访。

学生小凡: 第一和第六志愿 被颠倒调换

单县一中高三32班的小凡也是此次高考志愿被篡改的高

近日,本报以《单县也有两考生志愿被同学篡改》和《单县被改志愿学生人数升至4人》为题连续报道单县四名高考生被同班同学陈某篡改志愿一事。受害考生小田、小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虽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,但都不是由自己所报考的学校发出的。

目前陈某被刑拘。10日,记者又独家专访到到陈某父亲和其他两名被篡改志愿的高考生,他们均直言,实在想不通陈某为什么会修改同班同学的高考志愿。



小田所指的教学楼二楼,正是他们和陈某所在的班级。

考生之一,对于对方为何修改自己的高考志愿,小凡至今也没想明白。

在陈某篡改高考志愿的4名考生中,数小凡与陈某的关系最好。“他在第一排,我在第三排,平时课余交流的机会很多。”小凡告诉记者,他今年的高考成绩为569分,而陈某平时的成绩比他要好,上学时两人也会一起吃饭,压力大时也会遛弯放松,几乎是无话不谈。

填报完高考志愿后,小凡便到青岛游玩,而直到8月6日时,他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电话,说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人篡改了,此时的小凡一头雾水。“我的高考分数超一本线30多分,经过慎重选择,将山东科技大学、青岛科技大学、山东建筑大学、青岛理工大学、济南大学、山东理工大学6所大学作为填报志愿。”为了提高录取率,小凡将所有填报学校皆设为服从调剂。

小凡被自己选择的保底学

校山东理工大学录取,至于自己为何没被前面5所学校录取,小凡当时没有多想。“后来知道自己的志愿被同学篡改,也绝不会想到竟是陈某。”小凡告诉记者,自己的分数高出第一志愿山东科技大学投档线1分,而且服从调剂,录取的可能性很大。“即便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,也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志愿啊。”后来小凡得知,陈某将自己高考志愿中的第六志愿跟第一志愿进行了调换,才导致自己“顺利地”被保底学校录取,“成功地”避开了心仪的大学。

记者在采访中,小凡多次提到,他怎么也想不通和自己关系很好的陈某为何会篡改自己的志愿,同窗之情的破裂让小凡更为失望。

学生小朱: 所填志愿只剩一所 错失一本录取机会

“如果有矛盾,作为报复而

修改高考志愿,我可以理解,但想不通的是我们平时交流很少,他也会下手。”小朱也是陈某篡改高考志愿4名考生之一,据他介绍,陈某为复读生,是后来插班到他们班级的,由于两人座位距离很远,又因面临高考的压力,平时两人说话的机会很少,偶然碰面时也是互相打个招呼,然后各自回到座位上学习。

据小朱介绍,他的高考成绩为556分,超一本分数线19分,在老师的建议下,报考了青岛科技大学、新疆大学、济南大学、潍坊医学院、曲阜师范学院、西南石油大学6所大学。“等报考6所大学的投档线公布后,我没达到第一志愿青岛科技大学的投档线,但超过了第二志愿新疆大学的投档线6分。”当时,小朱认为自己被一本学校录取的几率很大,然而,直到所有报考学校公布录取结果后,小朱却没有查到自己被录取的信息。

无奈之下,小朱又填报本科二批次志愿,最后被烟台大学录取。然而,直到小朱班主任在8月6日给他打电话之前,一直在青岛打工的小朱仍然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人动了手脚。

“我回到家后才得知,当初自己填报的6所学校只剩下潍坊医学院,其他5所学校都没了。”小朱说,由于潍坊医学院分数过高,他没有被录取,同时也失去了被一本学校录取的机会。

接到班主任的电话后,小朱从青岛坐火车返回单县,他在浏览网上报道的信息后,才得知修改自己志愿的竟是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陈某。

学生小田: 进警校梦想再度破碎 复读一年为了啥

“我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修改我的志愿。”被篡改志愿的学生小田告诉记者,他和陈某都是复读生,但交流很少,“我俩位置相隔很远,基本说不上话,我是走读他是住宿,在一块的时间很少。”小田说着用力拍打身边的树木,眼睛里渗出泪水,因为被陈某改了志愿,复读一年只为报考警察学校的小田再一次梦碎了。“关系好的他改,关系不好的也改,想不通。”小田小声说。

陈某告诉警方,他此举是出于忌妒和报复心理。小田对此持否定态度,“我感觉不是因为这,这是借口。”

“因为登录系统需要用到身份证号,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是怎么拿到其他同学的身份证号的。”小田姑姑田女士声音嘶哑地说,她这段时间一直在为侄子的事情奔走,“他跟着我住了10年,我听到他高考志愿被篡改,没法上想上的大学,当时在学校门口就大哭。”田女士说,事情发生后,陈某父亲曾经给她打过电话,希望给予经济补偿,“只要能让我侄子正常上大学,我不要他的钱,甚至他孩子不能上大学,能不能判刑,我们都不管。”

普通公务员“下了海”,才懂稳定多可贵 更苦更累了,有的赚得还不如体制内多

不同于一些厅官辞职后,大部分继续从事与其政治生涯相关的领域内当高管领高薪,一些普通公务员“辞职下海”,在他们背后,却更累更辛苦,甚至赚得还不如体制内多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周国芳
实习生 孙悦

体制内不适应 换一种生活方式

赵琳琳(化名)的名片上印着“某某心理咨询中心”,然而在一年前,她的名片上的单位是某市直司法系统,级别是主任科员。“辞职前,我迷茫了很久。”赵琳琳在司法系统从事文字工作,每天的工作都在重复,这让她觉得一眼就能看到几十年以后的自己,在晋升方面也让她看不到

希望。“太多人竞争了。”

在连续两次无法提拔到正科级之后,江枫(化名)也动了辞职的念头。这是不少辞职公务员的“心声”,比如德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委员、管委会原副主任刘富君就表示,自己成为县长、市长的几率非常低,很难走到主政一方那一步,因而选择退出,将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转化成商业机会,干起了公务员培训行业。

对于赵琳琳来说,她觉得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她。为了应付检查,她经常提前两三天就开始准备材料,有时

还会忙到凌晨,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。同时还要跟领导搞好关系,她觉得自己应付不来这么多的人际关系,一到办公室,她就觉得特别压抑。

体制内抵触的事 创业后整天干

赵琳琳觉得自己也找到了能够体现她人生价值的事情。2010年,她接触到了心理学,然后一发不可收拾,她觉得可以用心理学的知识帮助别人解决很多困难。于是她开始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努力

学习,甚至花近万元周末到外省听专家讲课。

在试着举办了一次活动后,赵琳琳逐渐找到了自信,继而召集更多的人一起活动,很快形成了“心理朋友圈”,也有了固定的听众,这让她有了成就感。到了30岁,她开始认真考虑“下海”。“30岁了,觉得自己一事无成,周围朋友都有了自己的事业,让我有了危机感。”

在辞职前的赵琳琳看来,“下海”后不但收入能增加,工作上也更加自由,不用受体制的束缚,同时还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兴趣。但是真的如她

所愿吗?“下海”后的赵琳琳遇到了她想象不到的困难。

由于赵琳琳并不懂经营,第一笔投资在今年很快就要“见底”了,然而收益却很微薄,她不断地寻找客户,为了争取一个客户,甚至搭上几天的时间“陪聊”,而对人际关系的维护,正是她在体制内最抵触的。

“以前工作轻松,每月工资都有四五千,但现在让我一个月赚四五千就太难了。”赵琳琳有时怀念体制内的日子,虽然有很多不自由,但是稳定,不用每天操心支出的成本。